

# 傳教士文獻反映的澳門粵語兩百年變化<sup>①</sup>

羅言發

(澳門大學中文系;澳門)

**提 要:**本文使用 6 種傳教士文獻和 3 種田野調查材料,研究和分析兩個世紀以來的澳門粵語的語言接觸情況。澳門粵語 20 世紀以前(1897 年)是典型的香山型粵語,在 20 世紀 20 年代,由於社會動蕩,澳門粵語產生重大變化,20 世紀中旬(1941 年)就已經接近廣州型粵語。1897 年同音的一些字,如“加瓜 k、處娶 y、增正 eŋ、真津 en、五壅 oŋ<sup>②</sup>”,1941 年變成了不同音;疑母細音 ŋ 聲母變成 j;非敷奉和溪母合口 h 變成 f;還有 oi 分出三類 oi、øy、ui;聲調由 6 個變成 8 個等等。我們認為,這些新的音類都是受廣州話的接觸影響而產生的。

**關鍵詞:**澳門粵語;兩百年;音系變化;傳教士文獻

## 一、澳門的人口及語言組成

澳門開埠之初人口稀少,為南海之濱珠江口西側的一個小漁村,屬香山縣。1844 年葡人驅趕清朝官員並建關閘。20 世紀以後外來人口劇增,人口來源地複雜,後來者以祖籍廣東、福建的居民為主。

澳門主要由三部分組成: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澳門半島是人口主要集中地,人們主要說漢語和葡語,漢語在這裏更多是指漢語粵方言,粵方言是現代澳門社會的共同交流工具。氹仔島於 1851 年被葡人占領,氹仔舊城區的居民主要經營炮竹廠,炮竹加工後銷往國外。祖輩主要來自東莞,操東莞話。路環島於 1864 年被葡人占領,原住民多是島上田耕的客家人,操客家話。接踵而來的有捕魚為生的福佬人(來自福建)、陽江人(來自粵西)、水上人及蛋家人<sup>③</sup>。陽江人 1957 年後集體遷往香港,剩下的居民主要是客家人和福佬人。路環九澳村則基本是上世紀國內抗戰時逃難而來的客家人,以農耕為主,

① 本文投稿後,受到兩位匿名評審專家中肯的修改指點,獲益良多,在這裏表示感謝!

② “五壅”只是聲韻相同。

③ 水上人的口音較雜,來自各地的都有,比如來自廣東四邑、順德等地。蛋家(又稱旦家、蛋家、鄧家)人口音較統一,按當地人說法,聽咸水歌(一種水上人常唱的歌謠)能分辨出其是否為蛋家人。

操客家話。

## 二、與澳門粵語相關的研究

使用現代方言學方法記錄澳門粵語語音、詞彙、語法的著作最早當屬詹伯慧等 1987 年主編的《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該書調查的澳門粵語聲母有 17 個，韻母 85 個，聲調 8 個<sup>①</sup>。澳門音系的特點在《珠江三角洲方言綜述》中有較詳細的記錄<sup>②</sup>。

2002 年郭淑華的《澳門水上居民話調查報告》詳細描寫了蛋家人語音(接近四邑話)，該音系描寫基本可靠，但是在陰陽上聲調的歸類上有些地方需要驗證。

2007 年黃翊的《澳門語言研究》出版，該書不屬於描寫方言學範疇，並未歸納整理澳門方言的語音、詞彙、語法系統，屬社會語言學範疇的研究。

研究澳門語言歷史發展的論文有林伯松(1988 年)，他根據 1897 年波乃耶(James Dyer Ball)撰寫的 *The Hōng Shán or Macao Dialect* (《香山或澳門方言》) 中的“Macao Dialect”歸納出 1897 年前的澳門音系，其研究較細緻、可靠，稍可斟酌的地方是他未能說明當時材料中出現的兩組齒音聲母對立的情況。

2008 年筆者對澳門粵語做過詳細調查，發現情況和詹伯慧等 1987 年的調查基本相同。筆者調查時補充了一些不見於書面只見於口語的韻母，並整理出同音字表。由於詹伯慧等(1987 年)的材料不附同音字表，本文把筆者的調查材料和詹伯慧的調查材料等同視之。

## 三、使用的研究材料及其性質

一是筆者田野調查的材料：澳門老中青三代和珠海的北山、唐家灣等地音系。

二是傳教士文獻資料：澳門是西方傳教士踏足中國的第一站，從 16 世紀中葉開始，利瑪竇、龐迪我等即從歐洲來到澳門，輾轉肇慶、韶關、南昌、南京，最後到了北京。傳教士對第一次踏足的地方印象深刻，他們對澳門粵語的瞭解可以從各種各樣的早期字典

① 發音人爲胡培周，時年 48 歲。如果介音歸聲母，則有聲母 19 個，韻母 51 個，聲調 8 個。增加 2 個聲母 kw、k<sup>h</sup>w 並把零聲母開始的 i-、u- 歸入聲母 j、w，可以減少 ia、ie、io、iei、iey、ieu、iem、ien、icn、ien、ien、ien、ien、iet、iek、iek、iok、ua、ue、uo、uai、uei、uan、uen、uan、ueh、uat、uet、uak、uek、uok 等 34 個韻母。

② 這是第一份以現代方言學角度記錄和描寫澳門粵語的材料，記錄《方言調查字表》中 3810 個漢字，描寫較翔實充分。

以及著作中找到一鱗半爪。下面是與澳門粵語歷史音變相關的西方傳教士字典及著作(注:以下文獻中,第1、4、5項是第一次總結,具有原創性;第2、6項是對既有研究的修訂;第3項則是引述他人研究)。

### 1. *Vocabulário Cantonense - Português* (《粵葡辭典》1941年)。

該書由澳門政府印務局負責出版,作者是澳門著名土生葡人高美士(L. G. Gomes)。他翌年出版了《葡粵辭典》,兩書互相補充,是中葡語言的互相翻譯。該書的前言後序沒有交代寫作原因及注音參照,我們只能通過書中的標音整理出該書的音系,然後再把音系與《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做對比,找出音系架構最接近的地方。再根據作者、出版社等因素推導出最有可能的地區。

該音系跟《粵音韻匯》(1941年,標準廣州話)比較接近,但有三個語音特點跟《粵音韻匯》不同:1.“真津”同音;2.“推杯”同韻母;3.“唔五”同韻母。頭兩點體現臻攝及蟹攝一等主元音只有一類,不像當時的廣州話那樣二分。我們看到《珠江三角洲方言綜述》探討的各方言點沒有符合頭兩條特點的,但離澳門很近的現代珠海唐家灣、北山話符合這兩個特點(見羅言發,第73~76頁)。而且當代澳門粵語也跟最後一點相符。

在《葡粵辭典》裏對答的句子,比如:A:你在澳門好耐喇嗎?(你在澳門很久了吧?)B:我住在塔石。(我住在澳門塔石廣場。)A:我地聽日過去香港好嗎?(我們明天去香港好嗎?)B:好呀,搭邊隻船去呢?(好的,坐哪隻船去呢?)這些例句顯示該書是澳門的日常生活用語。

我們認為,《粵葡辭典》最有可能反映的是1941年的澳門粵語。

### 2. *The Hōng Shán or Macao Dialect* (《香山或澳門方言》1897年)中標寫澳門語音的部分。

該書作者是波乃耶(James Dyer Ball)。文章的題目有“澳門方言”四字,其方言歸屬應該沒什麼問題,之所以還有“香山”加在“澳門方言”前面,是因為文章在正文裏記載澳門話,而用小注記錄香山石岐話。加上作為參照系的廣州話,實際上就是三個方言的音系記錄。

### 3. *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 (《英華分韻撮要》1856年)第17、20、21頁描述的澳門語音的片段。

作者衛三畏(Williams, S. W.)在序言裏有如下描述:

Ying, yik (筆者按:英益),就像sing、king、quick、wing一樣。很多這一條目中的字其韻母都變為eng和ek,總的音類表中為這些音單獨列了一個表,但是其比例比

較小；在字典主體部分所有常用字都有所提及。在澳門及其周邊地區，很大比例的字韻母都變爲了 *ang* 和 *ak*（筆者按：登得），如兄、京、明、擰、兵，其韻母成了 *hang*、*kang*、*mang*、*nang*、*pang* 等。香山人的口音就是因此而在廣東話中與眾不同的。

*au* 歐（筆者按：零聲母），所有字都沒有輔音聲母，但前面很容易帶上一個鼻音 *ng* 或 *h*，或者元音發生改變。香山、澳門以及新安的人會按這種方式改變很多字的讀音，使得聽到這些字音的人如果沒有看到漢字，就會去 *h* 或者 *ng* 聲母下查找這些字。

*sám* 三（筆者按：*s* 聲母），*shing* 聖（筆者按：*sh* 聲母），沿海地區將聲母 *sh* 讀成 *s*。這一語音特點在很大程度上通行於香山、新寧和新安地區，如 *shui* 水、*shū* 書、*shuk* 熟、*sháng shing* 省城，等等。在這一帶就會像潮州和廈門方言那樣將其讀成 *sui*、*sū*、*suk* 以及 *sáng sing*。對這些地區的人來說，*sh* 聲母完全就是個“shibboleth”<sup>①</sup>。廣東西部的人則將 *sz'* 讀成 *sü*，並且將以 *s* 開頭的大部分字讀成以 *sh* 開頭，這正與澳門的讀音相反。

4.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廣東方言讀本》1841年）裏描述的澳門語音的片段。

作者裨治文（Bridgman, E. C.）在序言第 10 頁有如下描述：

除了這些韻母元音的變異之外，在澳門以及其他近海地區，輔音聲母也存在一些變異。例如，聲母 *sh* 總是被讀成 *s*。如 *shui*（水）讀成 *sui*、*sháng shing* 讀成 *sáng sing*（省城），等等。*tsz'* 和 *sz'* 他們讀出來則像很重的嘶音 *tchí* 和 *chí*，發音時很用力，就像在努力說 *tsz'* 一樣，因而與常見的 *chí* 不同。這兩種語音的變異都比較接近福建方言。有些字在廣州話中是沒有輔音聲母的，而在澳門則以 *ng* 開頭。就像 *i*（二）讀成 *ngí*、*ín*（言）讀成 *ngín* 或 *ngün*、*ít*（熱）讀成 *ngít*、*ín*（賢）則讀成 *hín*。另外還將第 7 條（筆者按：英影應益）中所包含的幾乎所有字，即 *ing* 和 *ik* 結尾的字讀得好像寫出來是 *ang* 和 *ak* 那樣。以上這些語音的變異構成了這兩個城市以及中間鄰接地區的方言中最重要的不同之處。

5.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華英字典》1819年）和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通用漢言之法》1815年）中描述的有關澳門語音的片段。

作者均是馬禮遜，《華英字典》第四卷字母表裏，爲方便查閱，做了一個廣州話和官話對比的聲韻配合表，其中廣州話的部分音節加了 \* 號，注明是 \**Macao Dialect*，反映了

① 這裏用了《聖經》中以法蓮人分不清兩套擦音的典故。

當時澳門話與廣州話的差異。此類 \* 號共有 10 處。《通用漢言之法》(第 6 頁)裏的廣東話“父”的讀音有兩個: Foo[fu]、\*Hoo[hu]。下面的小注說: \*Hoo 是澳門及相鄰地區的發音。

6. *The Works of Confucius Containing the Original Text, with a Translation* (《馬譯論語》1809 年)。

作者馬士曼( Joshua Marshman )<sup>①</sup>, 合作人是澳門土生葡人拉沙。描寫了當時澳門粵語的文讀發音, 根據標音能總結出音系。我們贊同吉川雅之認為該書音系反映的是 1809 年前的澳門話, 理由是:

第一, 曾梗攝二、三、四等的文讀合流, 均讀  $\eta$ / $\epsilon$ k, 在《珠江三角洲方言綜述》25 個點的方言裏, 只有珠海前山符合這種情況, 而且也符合筆者所調查的珠海南屏北山、唐家灣兩地的情況。

第二, 效開一與流攝合流的情況, 《珠江三角洲方言綜述》的 25 個點均沒有, 只有珠海南屏北山與唐家灣有這個現象。

第三, 日母疑母細音仍讀  $\eta$ , 非組字部分讀  $h$ , 溪母讀  $k^h$  (如: 空可) 比讀  $h$  的百分比要高, 這些現象在現代粵方言裏只有中山、珠海與其一致。

第四, 最重要的一條是, 遇攝合口一等疑母字跟通攝混讀, 造成“五忠”兩字同韻, 這個特點在珠三角 25 個點裏只見珠海前山有。

以上 6 項傳教士材料中, 第 2 至 5 項明確說明了該段材料屬於澳門語音的描寫, 第 1、6 項都是澳門土生葡人所記錄、轉寫的中葡字典和漢語經典, 也合乎第 2 至 5 項的語音發展歷史情況, 我們認為可信度較高。我們在展示澳門粵語整個語音發展史的時候, 第 1、6 項一般作為旁證使用。

#### 四、現代澳門粵語與周邊粵語的比較

澳門古屬香山縣, 按常理應該歸入粵語香山小片。然而現代澳門粵語的種種特徵均與香山小片的各項特徵相去甚遠, 下面我們將其與粵語廣府香山小片(中山石岐)標準音和粵語廣府粵海小片(廣州)標準音相對比, 看其異同。

<sup>①</sup> 關於馬士曼和他的中文老師的論述, 見吉川雅之《兩本早於馬禮遜的粵語資料》和馬敏《馬希曼、拉沙與早期的〈聖經〉中譯》, 《歷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

表 1 當代澳門、珠海、中山、廣州粵語對照表<sup>①</sup>

中古地位	例字	中山話 (石岐)	珠海話 (唐家灣)	澳門話	廣州話
疑母細音	耳	ɲi	ɲi	ʃi	ʃi
非敷奉和溪母合口	父褲	hu <sup>3</sup>	hu <sup>3</sup>	fu <sup>3</sup> 、fu <sup>3</sup>	fu <sup>3</sup> 、fu <sup>3</sup>
合口有 u 介音	瓜	ɤkwa	ɤka	ɤkwa	ɤkwa
梗攝細音影日組字	英	ɛŋ	ɛŋ	ɟŋ	ɟŋ
有 i 介音	聽	ɛ <sup>h</sup> iaŋ	ɛ <sup>h</sup> ɛŋ	ɛ <sup>h</sup> ɛŋ	ɛ <sup>h</sup> ɛŋ
止攝開口知系精影組	知	ɤtsi	ɤtsi	ɤtsi	ɤtsi
止攝開口非知系精影組	機	ɤki	ɤki	ɤkei	ɤkei
遇攝合一等見系	姑	ɤku	ɤku	ɤku	ɤku
遇攝合口一等幫端系	租	ɤtsu	ɤtsu	ɤtsou	ɤtsou
效攝開口一等	遭	ɤtsou	ɤtsɐu		
遇攝合口三等知系影組	處	ts <sup>h</sup> y <sup>3</sup>	ts <sup>h</sup> y <sup>3</sup>	ts <sup>h</sup> y <sup>3</sup>	ts <sup>h</sup> y <sup>3</sup>
遇攝合口三等端系見曉組	趨	ɤts <sup>h</sup> y	ɤts <sup>h</sup> y	ts <sup>h</sup> ɔy	ɤts <sup>h</sup> ɔy
止蟹攝合口三四等	吹	ts <sup>h</sup> ɔy	ɤts <sup>h</sup> ui		
蟹攝合口一等	催	ɤts <sup>h</sup> ui			
咸攝開口一等見系	甘	ɤkɔm	ɤkɛm	ɤkɛm	ɤkɛm
深攝	金	ɤkɛm			
臻攝端系莊組部分	津	ɤtsɔn	ɤtsɛn	ɤtsɔn	ɤtsɔn
臻攝非端系莊組部分	真	ɤtsɛn		ɤtsɛn	ɤtsɛn
曾梗洪音文讀	爭	ɤtsɛŋ	ɤtsɛŋ	ɤtsɛŋ	ɤtsɛŋ
曾梗細音文讀	精	ɤtsɪŋ		ɤtsɪŋ	ɤtsɪŋ
通攝	甕	ɔŋ <sup>3</sup>	ɔŋ <sup>3</sup>	ɔŋ <sup>3</sup>	ɔŋ <sup>3</sup>
遇攝合口一等疑母	吳	ɤŋ	ɛɔŋ	ɤm	ɤŋ
否定副詞“不”	唔	ɤm	ɤm		ɤm
陰上	史	ɤsi	ɤsi	ɤsi	ɤsi
陽上	市				ɤsi
陰去	試	si <sup>3</sup>	si <sup>3</sup>	si <sup>3</sup>	si <sup>3</sup>
陽去	事				si <sup>3</sup>
調類總數		6 個	6 個	8 個	9 個

① 這裏的讀音除了珠海唐家灣話以外均參考《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

從上表可以看出,澳門話除了聲化韻比廣州少一個,上聲不分陰陽以外,別的跟廣州話無不同。中山、珠海大體保存了遇效止蟹咸深六攝的界限,曾梗攝裏沒有洪細之分(文讀只有一個主元音 *e*),這些特徵澳門跟廣州都沒有,澳門與廣州保持高度一致而跟中山、珠海話差別較大,現代澳門話應隸屬粵語廣府片粵海小片。

## 五、文獻顯示的兩百年來澳門粵語的變化情況

我們把澳門粵語五個時期的特徵鋪開對比,五個時期分別是 1809 年《馬譯論語》、1897 年《香山或澳門方言》、1941 年《粵葡辭典》、1987 年《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2008 年新派澳門粵語。把 1815 年《通用漢言之法》、1841 年《廣東方言讀本》、1856 年《英華分韻撮要》記錄的零散特徵也放在 1809 年的階段之下,一是爲了節省篇幅;二是因爲這三個時間段的語音特徵屬於舉例性質,不具有系統性;三是因爲它們與 1809 年的特徵不衝突。

表 2 澳門粵語五個時期聲母差異表

變化類型	中古聲類	1809《馬譯論語》 <u>1815</u> <sup>①</sup> <u>1841</u> <sup>②</sup> <u>1856</u> <sup>③</sup>	1897《香山或澳門方言》	1941《粵葡辭典》	1987《珠三角方言字音對照》和 2008 老派	2008 新派
A	泥母	n 年	n 你	n 你	l 你李	l 你李
	來母	l 樂	l 李	l 李		
B	非敷奉溪曉母	f 分科	f 分火	f 分花夫寬	f 分花科	f 分花科
	非敷奉溪曉匣母合口	h 父寬回賢 h 父	h 夫花寬寬			
	匣母細音	h 賢[h 現]		j 現	j 現	j 現
	溪母部分	k <sup>h</sup> 巧可空	k <sup>h</sup> 犬巧霍	h 巧	h 巧	h 巧
	以云日影	j 有人以因	j 有因	j 有人二	j 有人二	j 有人二
	疑細音日母	ŋ 言二如我 [ŋ 言二熱耳]	ŋ 牙言二我			
	疑母洪音	ŋ 言二熱		ŋ 我	ŋ 我愛	∅ 我愛
	影母	∅ 愛	∅ 哀	∅ 愛		
	見系合口	kw 軍歸	k 君巾	kw 軍	kw 軍	kw 軍
	見系開口	k 近國狂		k 巾	k 巾	k 巾

① 帶波浪綫是《通用漢言之法》。

② 帶橫綫的是《廣東方言讀本》。

③ 帶方框的是《英華分韻撮要》。

歷史比較語言學一般認為，一種語言的內部演變都是有規律的，不會有例外（這被稱作演變關係）。但是真出現了例外的話，則可能是外力作用的結果。外力作用一般稱之為語言接觸，而“同音字分化”則是判斷外力作用的最直接證據，證明發生了語言間的接觸情況（這被稱作接觸關係）。

我們認為 A 類（泥母字 n 和來母字 l）的合併是演變關係，證據之一是它們發生在 1941 年後，屬於人口穩定時期，社會發展較平穩，而且 1987 年的廣州和中山 n、l 均截然分開；證據之二是其符合語音發展規律（無條件合併），“你李”同音的現象在漢語方言中很常見，特別是長江流域地區。

我們認為 B 類，特別是見系合口字 kw 和見系開口字 k 的分開屬於接觸產生的音變，1897 年“君巾”同音，1941 年“軍巾”的分開沒有語音條件，但事實又確實是分開了，我們只能認為是外來接觸產生的變化。

另外，1809 年的見系合口應該是受廣州話讀書音影響，因為《馬譯論語》讀 kw、k<sup>h</sup>w 的字極少而且前後不一，真正合口介音的出現應是在 1941 年前後。

表 3 澳門粵語五個時期韻母差異表（舉陽聲韻以賅入聲韻）

	中古地位	1809/ 1841/ 1856	1897	1941	1987/ 2008 老	2008 新
B	止開三知系精影組	i 子幾	i 子幾	i 子	i 子	i 子
	止開三幫見泥組			ei 幾	ei 幾	ei 幾
	遇合一見系	u 固圖	u 姑粗	u 姑	u 姑	u 姑
	遇合一非見系			ou 粗好	ou 粗好	ou 粗好
	效開一	eu	ou 好 <sup>②</sup>	eu 口求有	eu 口求有	eu 口求有
	流開一、三部分	好口求 <sup>①</sup>	ieu 求			
	流開三影組	iau 有丘	eu 口有	y 處	y 處	y 處
	遇合三知系影組	y 去處	y 居處			
遇合三端見系						

① 效開一與流攝合流的情況，與現代珠海唐家灣、北山話相同。

② 此韻效開一與流攝分開，珠海前山話也是如此。



續表

	中古地位	1809/ 1841/ 1856	1897	1941	1987/ 2008 老	2008 新	
B	蟹開一	ɔi 在追	ɔi/ui <sup>①</sup> 災悔 / 杯碎追	ɔi 開	ɔi 開	ɔi 開	
	止合三端知系			ui 杯推	øy 推罪追	øy 推罪追	
	蟹合一精組	ui 杯					ui 杯
	蟹合一端泥組			en 人進	en 津真	en 津真 <sup>③</sup>	
	蟹合一非端系	en 真	en 真增				
	臻合三除幫見系 臻合一端泥組 臻開三精莊組部分			en 真	en 真增		
	臻幫見系 臻開三除精莊組	en 真增					
	曾開一 梗開二部分文讀		ɛŋ 令省 <sup>④</sup> ɛŋ 英 ɛŋ 兄京	ɛŋ 增正	ɛŋ 憎	ɛŋ 增	ɛŋ 增
	曾梗三、四	ɛŋ 兄京	ɛŋ 增正				
A	深開三文讀			ɛm 敢今	ɛm 叕金	ɛm 金	ɛm 金
	深開三白讀	iɛm 今	iɛm 金				
	山開二	an 顏	an 奸	an 班	an 蠻	an 蠻盲	
	梗開二	aŋ 爭	aŋ 爭	aŋ 爭	aŋ 盲		
	曾梗細音白讀	iaŋ 井	iɛŋ 井	iaŋ 井	ɛŋ 井	ɛn 井	
	宕開三除莊組 江攝莊組	iɔŋ 張	œŋ 章	œŋ 張	œŋ 張	œn 張	
	山開一見系	ɔn 寒	ɔn 干	ɔn 干	ɔn 干	ɔn 干剛	
	宕一、宕合三 江攝非莊組	ɔŋ 邦	ɔŋ 江	ɔŋ 江	ɔŋ 剛		

① 此韻分合關係較複雜，個別遇合三見組字如“虛”等這裏視為例外。因近代粵語的 ui (魁) 和 øy (雖) 韻基本不對立，這裏是否因為音位互補而合併不得而知。我們根據 1897 年《主禱文》“在罪”同音，認為 ɔi 和 ui 在這裏是一個韻。

② 1809 年 ui、ɔi 兩韻母的分合關係跟 1888 年《英語不求人》接近，《英語不求人》也標成兩個韻母，據作者前言描述，此兩韻字在中山有些村裏全讀 ɔi，有些全讀 ui。現代珠海唐家灣、北山這兩個韻母也是一個，音值在兩者之間，是 ɔi。可能 1809 年的 ui、ɔi 已經是一個，或是正在合併階段。

③ 有極少量的文讀，如“順 / 術”韻母是 ɔn/ot。

④ 有少量文讀，如“令省 / 亦抑”的韻母是 ɛŋ/ɪk。

續表

	中古地位	1809/ 1841/ 1856	1897	1941	1987/ 2008 老	2008 新
B	通攝	oŋ 忠五	oŋ 中五	oŋ 中	oŋ 中	oŋ 中
	遇合一疑			ɣ 唔五	m 唔五	m 唔五
	口語詞“不”	—	m 唔			

A類主要是發生在現代澳門粵語新老派之間的變化，我們認為是自身演變，屬於無條件合併（而且發生在低音音上）。B類的出現時間跨度較長，比如1809年“好口”同音到1897年不同音；1941年“真津”同音到1987年不同音；1897年“增正”同音到1941年不同音。這些均是無條件的分化，不符合語言自身演變的規律性，因此我們認為是外來接觸產生的新韻類。

表4 澳門粵語四個時期聲調對比(1941年沒有記錄聲調)

	1809	1897	1987	2008
B	平 1	陰平 55 天需	陰平 53 (55) 詩歌	陰平 55 高天
		陽平 51 名臨	陽平 21 時常	陽平 21 無聊
	上 2	上聲 21 我似	上聲 13 屎市	上聲 13 虎婦
	去 3	去聲 33 地個	陰去 33 世界	陰去 33 變化
			陽去 22 大地	陽去 22 道路
	入 4	陰入 55 國出	上陰入 55 一刻	上陰入 55 急促
			下陰入 33 八法	下陰入 33 國腳
		陽入 33 入域	陽入 22 入石	陽入 22 十月

聲調均屬於B類即接觸關係，在漢語語音史中，聲調分化一般跟聲母的清濁有關，澳門粵語從1809年就已經沒有濁聲母，我們找不到1897年去聲一類分化成1987年的陰去和陽去兩類的條件。

總的來說，1809年和1897年的音系有很多相同之處，最突出一點就是都有今天珠海話的特色音類。即臻攝主元音只有一個，曾梗文讀主元音也只有一個，兩攝的主元音都是*v*，這在珠三角地區是唯一的，也側面證明了1809年和1897年兩書記錄了早期澳門粵語的可靠性。1941年的音系非常微妙，前面兩個時期的特色音類只留下了一個（臻攝“真津”仍然同音），另一個已經跟當時的廣州音相同（梗攝“增正”已經不同音）。

## 六、總 結

表 5 兩百年來澳門粵語語音變化簡表<sup>①</sup>

	1809 <span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1856</span>	1897	1941	1987/2008 老	2008 新
你			n-	l-	
李			l-		
分		f-	f-		
夫		h-	j-		
覓					
巧		k <sup>h</sup> -	h-		
有		j-	j-		
二		ŋ-			
我				ŋ-	ŋ-
愛			∅-		
軍		k-	kw-		
巾				k-	
子		i	i		
幾				ei	
姑		u	u		
粗				ou	
好	ɐu	ou			
求		iɐu	ɐu		
丘	iau	ɐu			
處		y	y		
去				øy	

① 說明，由於歷史文獻不是專門為方言調查所設計的，表內漢字不代表所有文獻都能找到。其中虛綫代表來自不同的音類，比如“你李”1941年是兩類，1987年是一類。沒有發生過關係的音類用實綫分隔開。灰色背景是為突出音類發生變化的時間點，方便閱讀。

續表

開	ɔi	ɔi/ui	ɔi		
追			øɥ	øɥ	
罪	ui		ui	ui	
推					
杯					
津			ɛn	ɛn	ɛn
真			ɛn	ɛn	
增		ɛŋ	ɛŋ	ɛŋ	
正			ŋ		
金		<u>ɛm</u>	ɛm		
金		<u>iɛm</u>			
蠻				an	an
盲				aŋ	
井			iaŋ	ɛŋ	ɛn
張	ioŋ	œŋ		œŋ	œn
干				ɔn	ɔn
剛				ɔŋ	
中		oŋ	oŋ		
五			ŋ	m	
唔		m			
聲調		6 聲調		8 聲調	

## (一) 聲母方面

1. 1987 年以後泥來母合併(年 = 連 lin)。
2. 1897 年部分非敷奉溪曉匣母字讀 h (父 hu), 1941 年以後讀 f (父 fu)。
3. 1897 年日疑母細音字讀 ŋ (二 ŋi), 1941 年以後讀零聲母(二 ji)。
4. 1897 年見系沒有合口介音(瓜 ka), 1941 年以後已經有整套的合口介音出現(瓜 kwa)。

## (二) 韻母方面

1. 1897 年止開三(知其 i)、遇合一(姑無 u)、遇合三(于居 y)各自獨立, 不與其他韻母相混。1941 年以後止開三(知 i 機 ei)、遇合一(姑 u 部 ou)、遇合三(猪 y 去 oi)全部一

分爲二<sup>①</sup>。

2. 1809 年和 1897 年效開一與流攝的關係較複雜(即“好口”是否同音問題),有合有分,跟今天珠海話內部的情況一致,應該屬於不同村之間的差別。蟹攝一等和止蟹攝合口非幫見系的情況同理(即“罪在墜”是否同音問題)。

3. 1897 年梗攝文讀字只有一個主元音(“增正”同音 tseŋ),到 1941 年梗攝文讀出現兩個主元音(增 tseŋ 正 tsɿŋ),顯然是接觸而產生的音類。

4. 1941 年臻攝只有一個主元音(“真津”同音 tsen),到 1987 年臻攝出現兩個主元音(真 tsen 津 tson),顯然也是接觸而產生的音類。

5. 現代新派澳門話與現代老派澳門話的區別是,主元音是低元音的舌根音韻母集體變成前鼻音韻尾, -ŋ → -n。導致“趕講” kɔn、“間耕” kan、“緊耿” ken 等字兩兩同音。

6. 遇合一疑母字 1897 年與通攝同韻(五 oŋ),1941 年以後獨立(五 ŋ)。1897 年“五盜壅”三字聲母韻母均相同,但 1941 年卻是“五誤唔”三字聲母韻母相同,“五”字的讀音改變很大。這證明 ŋ 應該是接觸而產生的類。

### (三)聲調方面

1897 年只有 6 個聲調,上去聲不分陰陽,跟現代中山、珠海話的情況一致。而且陽平、上聲的調值都跟當時的廣州話區別較大。1987 年以後均是 8 個調,陽平、上聲調值完全跟現代廣州話一致,而且去聲分出陰陽。1897 年去聲不分陰陽必然導致大量的同音字產生(如“試事”同音),大量同音的字在 1987 年又變得不同音,勢必是接觸的結果。

### 參考文獻

- 郭淑華 《澳門水上居民話調查報告》,暨南大學碩士論文 2002 年  
 黃 翊 《澳門語言研究》,商務印書館 2007 年  
 吉川雅之 《兩本早於馬禮遜的粵語資料》,《第十三屆國際粵方言研究會論文集》,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 2009 年  
 李新魁 《李新魁音韻學論集》,汕頭大學出版社 1997 年  
 林伯松 《近百年來澳門話語音的發展變化》,《中國語文》1988 年第 4 期  
 羅言發 《澳門粵語音系的歷史變遷及其成因》,北京大學博士論文 2013 年  
 詹伯慧主編 《第八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3 年  
 詹伯慧、張日升主編 《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詹伯慧、張日升主編 《珠江三角洲方言綜述》,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① 這裏純粹指 1897 年讀 i、u、y 的字。遇合一疑母與通攝同韻,遇合三莊組和非組都有另外的讀音,這裏不逐個表述。

- 
- Bridgeman. E. C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1841
- J. Marshman *The Works of Confucius Containing the Original Text, with a Translation*. Serampore, 1809
- James Dyer Ball *The Hōng Shán or Macao Dialect*, *The China Review* Vol. 22, 1897
- L. G. Gomes *Vocabulário Cantonense - Português*, 澳門政府印務局 1941 年
- Robert Morrison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erampore: Mission, 1815
-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 1819
- Williams. S. W *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56

also many differences in content, some of them are different words, some of them have errors and omissions in other editions. Overall, the edition collected by Hubei Provincial Museum showing where the earlier edition form, and not as same as other editions, it has higher value of edition collation and literature utilization.

**Key Words:** *Zi Yin Hui Ji* (字音會集); woodblock-printed edition of Qing Dynasty; edition;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 Luo Yanfa **The Changes of Macao Cantonese Reflected in Missionary Literature in the Past Two Hundred Years**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6 kinds of missionary documents and 3 kinds of fieldwork materials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language contact of Macao Cantonese in the past two centuries. Before the 20th century (1897), Macao Cantonese was a typical Xiangshan Cantonese. In the 1920s, due to the social unrest, the Cantonese of Macao changed greatly. In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1941), it was close to the Cantonese of Guangzhou. Pronunciation of homophones in 1897 Chinese characters, such as 加瓜 k、處娶 y、增正 ɲ、真津 ɲ、五壅 ɲ, in 1941 into a different sound; the velar nasal initial “ŋ” becomes “j”; the glottal fricative initial “h” becomes “f”; final “oi”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ɔi, øy and ui”. The tones went from six to eight. We believe that these new sound categories are all influenced by Cantonese of Guangzhou.

**Key Words:** Macao Cantonese; two hundred years; phonology change

### Wang Botao **A Research on Chen Mengjia’s Phonetic Borrowing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Abstract:** After Tang Lan’s Three Scripts theory, Chen Mengjia put forward a new Three Scripts, based on his own graphology theory. Among which, Phonetic Borrowing is the key different between these two kind of Three Scripts Theories. Phonetic Borrowing was thought to be one of the three basic types of Chinese character and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 This assertion has had a vital impact on the following Chinese graphology. This essay i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Chen Mengjia’s Phonetic Borrowing, which will differentiate and analyze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honetic Borrowing and its’ related concepts, and give a more precise definition of the Phonetic Borrowing.

**Key Words:** Phonetic Borrowing; *Ming*(名); Loan graph; Three Scripts; Chen Mengjia

### Wang Yuan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the Conceptual Field of Ancient Chinese**

**Abstract:** Inspired by Jiang Shaoyu’s *Outline of Chinese Historical Lexicolog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take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conceptual field” as the object of study, try to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of “conceptual field” theory and the relevant research status. Besides that, this paper will also put forward some thought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conceptual field” in